工商晚報

The Kung Sheung Evening Pres
4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able Address 2075
P.O.Box 62

督印 茹旭明
新聞紙第壹壹七號
香港德輔道中第肆拾叁號
郵箱陸拾弍號
編輯部電話三六七八八
營業部電話三四二九六
電報掛號弍零柒伍
德輔道中肆拾叁號工商日報有限公司承印

時評

蚌埠驅逐娼妓問題

記者

最近皖北警備司令在蚌埠風化聲中。居然要限十日把該地的娼妓一律驅出境外。這是具勇武的英雄的行爲。縱使他並不是第一個採取了這種大刀濶斧的滌穢手段的人。也很可以使我們景佩其毅力的偉大。

不過世間的一切現象絕不是偶然的。而是都有着必然的因素與背景。根據賣淫的成立條件。我們可以看出來。賣淫是女性的不得已的行爲。是在這經濟把握權集中於男性的必然現象。本來。以一個在社會上從未受到任何謀生之技巧的女性。一旦遭受了食的驅迫。還是在男性把握經濟以後的常有的現象。常然也只有賣淫一途。所以認清了產生賣淫的原因。則對於處理賣淫的方法上。似乎有一斟酌的必要。

但皖北警備司令以及前此各地官方所採取的手段。則是顛倒的手段。把錯認爲因。不啻直沒有看到因。所以我們實在爲他們感覺大量的遺憾。

特約專電

中俄正式會議定四月再開 莫德惠定卅一日前抵莫斯科

◎今午南京專電、莫德惠十七日電京、謂接加拉罕電、定四月開第二次中蘇正式會議、本人定三十一日前抵莫斯科、

收回法權已有三國無問題 荷巴那無問題英法擬分期撤廢 伍朝樞電京美接受取消法權案

◎今午南京專電、荷使定十八下午晤王正廷、正式談判法權問題、荷使携來該國政府答覆我外部備忘件、願與我議如何取消在華法權、並允至各友邦均願解決此問題時、荷政府亦願放棄在華各地主領判權、態度甚佳、現我方認荷巴三國、已無問題、英法雖有同一要求、以分期分區逐漸撤廢爲目的、但我方絕難同意、在四月底前、無具體結果、或將取斷然處置手段、

◎今午南京專電、伍朝樞十六電京、美政府對取消在華法權、除接受我提議案允考慮外、對如何撤廢手續、亦可研究辦法、

蒙兵大舉攻康 甘孜已告危急

◎今午南京專電、京某方接川電、蒙兵大舉進攻、有深入西康勢、甘孜已告危急、聞總部電劉文輝、制止戰事擴大幷調解、

◎今午南京專電、康藏糾紛、迄今仍未解決、藏委會催孫繩武前往調查、

東北黨務近況

◎今午瀋陽專電、東北黨指委俟中央命令發表後、定期在瀋就職、遼省黨部成立、吳鐵城即赴吉黑視察、各省區黨委人數已規定、

焚毀大宗毒物 約值萬五千元

◎今午瀋陽專電、十六晨九時、憲兵司令部在風雨台焚去烟土海洛英嗎啡等大宗毒物、約值萬五千元、

葉案上訴後 定期公開審理

◎今午瀋陽專電、葉翼熊自上訴後、高等法院傳集証人、俟張麗卿及葉翼熊到後、即定期公開審理、

晋編費 由冀籌撥百萬

◎今午太原專電、東北對晋編費、傳已由冀籌撥百萬、日內交幷、

馮似已赴庫倫

◎今午北平專電、某方消息、馮玉祥離汾後、赴大同轉平地泉、似往庫倫、

石友三將回防

◎今午瀋陽專電、石友三陳張學良車輛全放還、請示即日回順德防次、

徐源泉巡石首

◎今午漢口專電、郭勳克五峯、徐源泉十六日巡視石首、十七日抵郝穴、以便指導清鄉、

孫部師旅長 已離瀋回防

◎今午瀋陽專電、孫殿英部師旅長日前來瀋謁張學良、請訓事竣、十六日下午向張辭行、張慰勉贈指揮刀片各一件、十七日離瀋返防、孫殿英日內可到瀋、

贛剿匪軍總攻

◎今午南京專電、確訊、贛剿匪軍已開始總攻、總部十七日電粵湘閩皖鄂邊境駐軍長官、嚴密防堵、免分竄、

華北球賽 遼寧選手已定

◎今午瀋陽專電、華北球賽遼寧選手已決定、分高級中級兩組、每組各有足籃球一隊、

外蒙將非我有 八十五處改用俄名

◎今晨北平專電、蒙藏委員會駐平處發表、外蒙八十五處已改俄名、聞中俄會開時、俄決拒談外蒙問題、

馮晋軍縮編後 仍存十四萬

◎今晨北平專電、戢翼翹由晋抵平、十七夜返瀋覆命、據談、晋軍縮編現存約十餘萬、每師有槍七千、砲兵十團、有砲三百六十尊、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三部四萬餘、傅作義王靖國李服膺趙承綬楊耀芳五部、由余點竣、本人任務已了、餘待潑祁繩到晋會同富占魁點驗、

南滿電權交涉 範圍已規定

◎今晨瀋陽專電、南滿電權交涉範圍、已向日方提送、並促即日開議、內容分五點、(一)延吉琿春中韓邊地、日人強設電台電信案、(二)南滿路用地外、日人強設電線電台案(三)南滿借線案、(四)新民瀋陽間日人借用長途電話案(五)長大間長途電話案、

國務會議決案 張學銘任津市長

◎今晨南京專電、十七日國務會議、決(一)任張學銘爲津市長、(二)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准辭、任吳南軒繼、(三)將鹽警及緝私隊改歸鹽務稽核所管理、

豫西難民 遙擁南下就食

◎今晨鄭州專電、豫西難民遙擁附車南下就食、隴海路局函省府速維持

法機降落汕頭

◎今晨上海專電、法機十七晨由港飛滬、中途遇霧降下汕頭、約十八日可到、









恭賀新禧

恭喜了。新年了。去年的景況如此、今年的希望又何如。現當這個新年時候。部人未能免俗。少不得也要說幾句吉祥的話。各界諸君。今年想陞官的陞官。想發財的發財。發翻一兩萬財。買翻一兩座洋樓。舉翻一兩個妾侍。生翻兩個好仔。而且今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好像花一般的燦爛。月一般的光明。尤其是一沒有刑廷。沒有疾病。沒有失敗。沒有危險。未「我要特別辭明一何。這是我十二分的誠意敬祝。但不知諸君的命運。爭氣不爭氣能了。

上環文咸東街一三一號二樓

黎達天相士初八開筆

緊要新聞

蔣光鼐入贛勦匪之粵訊

贛東共匪再圖興國　蔣駐贛州暫緩出發　定期召集勦匪會議

(廣州特約通訊)第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自率領留省部隊出發入贛指揮勦匪、業經到達贛州、籌劃一切圖勦共匪計劃、茲將昨日六十一師後方辦事處所得蔣氏抵贛後之軍訊、探錄如下、查蔣氏係於十四日抵達贛州、以所部六十一兩師、仍集中興國、前方原擬繼續向興國進發、會同孫連仲王金鈺等部、向匪區進迫、嗣探聞共匪恐四面受敵、擬以抵抗、將一網成擒、圖先發制人、以求竟地逃竄、已盡傾寧雩兩都之共匪、謀再犯興國、致興國邊境防務頗形緊張、乃暫緩出發、即在贛州設立總部行營、以便居中指揮、幷決定于本月二十日召集所屬高級將官開一勦匪會議、討論勦匪方略、同時又以關于前方最近軍情如何、亟應明瞭、以利戎機、故特電興國、召六十師長蔡廷楷返贛、商議一切、蔡氏奉電、十五日經由興國到達贛州、謁蔣陳報前方防務情形、刻仍留贛勷助軍機、約俟勦匪會議完畢、始行遄返前方、主持軍事、此外在興國之沈光漢、張炎、戴戟等、亦先後勷程返抵贛州、十二師師長金漢鼎、亦決屆時列席、至隨蔣氏出發之六十師第二批留省部隊、則於十三日抵贛州、稍事部署、十四日繼續由黃和春率領出發、十六日經開抵興國前方、又第八路總指揮部爲補充該兩師軍實、以利勦匪計、曾發給子彈數百箱、交蔣帶往前方、轉給各部補充、此項子彈亦於十三日運抵贛州、蔣氏即派六十一師之第七旅華振中部一團、及由粵赴贛之警衛傷兵千餘人、押運往興國、當蔣氏未抵贛之先、贛州地方原有十二師馬坤旅駐紮、現奉中央令、暫撥與蔣氏指揮調遣、昨蔣氏以贛州已有華振中部駐守、兵力充足、特將該旅一團調駐南康、一團調駐信豐、担任保護贛州以下交通、由贛州至興國沿途、則有一二零旅區壽年部分段駐守、保護聯絡運輸、興國方面、則有第八旅毛維壽部、第九旅張炎部、一一九旅劉占雄部、及兩師教導團衛、以未奉到總攻擊令、現祗在興國沿邊佈置防禦工事、及辦理地方綏靖、蔣氏以所部歷經劇戰、士兵傷亡、在所不免、且日前由省率領赴贛之新兵、雖有數千之衆、然因訓練期短、成績不佳、難以隨時應戰、爲未雨綢繆計、十五日有電來該處、着在粵招募新兵三千餘人、限一個月竣事、集中省垣訓練一個月、調赴贛州補充、而厚兵力、該處主任莊偉剛接電後、擬在河南士敏士廠附設十九路總部招募新兵委員會、並委派招兵委員二十四人、每人担任招募一百五十名云、(三月十七日小鳴)

兩粵軍事突趨緊張

范其務急籌軍餉

(本報特訊)兩粵局部之和平、現又決裂、某方代表與夏威數人、據南寧電訊、謂已離邕東[illegible]訊、謂李宗仁已令白崇禧來賓陽設立[illegible]主任、梁瀚嵩又率民團集中賓貴交界[illegible]李軍黃鶴齡師已開到貴縣集中、楊騰[illegible]宣方面移動、查各部之行動、似有反攻[illegible]八路總部傳出消息、謂陳總指揮據[illegible]即令財廳范其務迅籌措軍餉、以備[illegible]照命各捐商、限於十八日以前、清繳[illegible]十日以前、預繳四月份稅捐、日來已[illegible]右、已照繳總部、陳氏即令軍需處[illegible]揚敬、余漢謀、楊鼎中黃任寰、張瑞[illegible]領、各軍官領訖、即各携返前方、茲[illegible]發、惟聞蔣蔡兩師、忽於此時、突有[illegible]消息、陳總指揮恐生誤會、現正商請蔣[illegible]江以入桂北、而免反動者之造謠、容[illegible]行動、容再探報、(夫)

粵政局人員將有更動說

——陳銘樞調京陳濟棠繼任省主席

——八路總部裁撤委蔣光鼐[illegible]

(全文被檢)

六千元大騙案

偽造契據騙按巨款

廣州西關觀桂三巷廿二號婦人潘伍氏、現年四十三歲、家頗富有、去年廢曆十一月間、有住福來新街第四號男子陳志卿、因有急需、與伍氏按銀二千元、迨至陳將欵清還時、偕同友人譚某王某二人到伍氏家坐談、陳即介紹與伍氏結識、並云伍氏就是銀主、如有屋契向其揭銀、則與其商量可也、由是譚王二人與伍氏相識、時相往來、僅半月間、譚王二人即對伍氏稱、現有舖一間、在豐寧路八十七號太平戲院對面、現租與萬豐隆、每月租銀七十餘元、該舖價值萬餘元、茲欲揭銀五千元、當時伍氏不虞有他、迨至交欵時、伍氏即到該舖驗契、將契收執、並登報及標貼聲明、迨揭欵十餘日、譚王二人又到伍氏家、據云、現因急需、請將萬豐隆之契、再揭銀一千元、時伍氏以該舖價值萬餘元、揭銀六千元、亦不爲過、即如數與之、加塡於按約內、倘不以爲意、過後伍氏因將自置屋契、往土地局登記、順將萬豐隆之契據檢驗、該局驗得該契係屬偽造、時伍氏始知被其棍騙、即奔往萬豐隆查問、則謂已頂與別人、時伍氏又不見譚王之蹤跡、左右思維、[illegible]

一矢雙雕之姊妹醋潮

齊人一妻一妾　原來姊妹[illegible]

[illegible]湖爲婢、自與陳某爲夫婦後、乃商陳某將妙珍贖回、初則帶回母家居住、後覺由陳某百般勾引、又爲奸汚、被氏察覺、妹已受孕、乃將兩人責備、後由陳某跪下討情、自願將妙珍收爲妾侍、於是三人同床、並無閒言、近日妹子得寵、而陳某立心不良、時將氏虐待毆打、並將氏驅逐還棄、去年曾投河一次、發靖海分局救回、分局傳陳領回、而陳某竟不承認係其家屬云、氏與妹之事、氏母不知、陳某顯係立意圖姦騙婚、故同母[illegible]

以死諫夫

[illegible]十六晚、劉氏望夫心切、候至深夜十一時許、張某尚未見返、心甚焦急、憤極而萌自死之念、乃往附近購烟二盅、候其夫返睡後、即吞食自殺、覺促夫覺悟、惟服後未幾、毒發呻吟、其夫醒覺、見樓上有空烟盅一個、乃知其妻服毒、急喚醒鄰人、合力施救、一面電報市立醫院、派出救護車、將婦舁往醫院救治、由醫生用洗胃法、將毒洗出、始漸次甦醒、幸及早發覺、毒未深入、故無性命之虞、翌日其夫親赴醫院領回完聚、

私娼遇騙

[illegible]某即先交定銀十元、訂明須重八錢、工銀六元、并着該店立回一單、隨交三妹收存、下午復同返旅店用膳、流連數日、三妹見毛某手段闊綽、不便開其發賬、致積欠該旅店食宿七天、共銀廿餘元、未能清結、毛某知金手鈪業已打就、恐三妹促其携銀取鈪、乃買下牛肉數角、着三妹代煎牛肉茶、而毛某則稱須要返西關一轉、然後回來、不料毛某去如黃鶴、一月以來、匿不見面、是日適遇於途、故與糾纏、但私娼與嫖客爭執、[illegible]

扮匪搶獄

[illegible]

發現奇蛤

廣州市河南石頭村、有農夫何子連、於昨十五日晚上、在村口之紅花崗上古樹側洗衣、忽見古樹內有紫光射出、何即上前尋覓、卒在古樹之枯口處、捕得一蛤、重約半斤、紫光係由蛤之口發出、何即携返家中、及至次日晨早、何擬取蛤出視、詎已不知去向、祗見放蛤之處、有一樹頭、宛若人形、有眼如芽、能自開閉、爲狀甚奇、村人知者、莫不到觀、咸稱怪異、

☆　☆　☆

父子妻妾奮鬥活劇

[illegible]

發現怪獸

[illegible]

天津市十九年度殺牲四十萬

屠獸場之統計

天津市居獸場、於十九年度各月份屠宰豬牛羊數目、昨經該場統計股核算、分晰呈報、計十九年(一月份)豬[illegible]、(五月份)豬二[illegible]六七隻、羊一八八[illegible](七月份)[illegible]、牛八二六[illegible]、牛五九零隻、羊[illegible](八月份)豬一四八六[illegible]四隻、羊一零七八四[illegible]猪一七二一九口、[illegible]牛一三二三九只、(十[illegible]八零口、牛九六六九[illegible]四四隻、(十一月分)[illegible]、牛九八一隻、羊[illegible](十二月分)猪一八[illegible]三零四二八隻、[illegible]、牛九四四隻、羊二六零二三口、[illegible]二三隻、以上共屠猪二十三萬零[illegible]百七十口、牛九千八百九十七隻、羊十六萬六千四百零九隻、三共四十萬零六千四百七十六口隻、

芝加哥玻璃大樓

高三十層

(紐約訊)芝加哥城將建立一三十層之玻璃高樓、建築之設計已由弗蘭類特建築公司擬就、並已由弗蘭類特氏之助手邦利莫甘氏搭飛機帶去芝加哥、莫氏語人謂、該玻璃建築全體皆能得陽光照射、但樓外之行人則不能窺見樓中一切情形、弗蘭類特氏爲世界聞名之建築師、許多重要之建築、如日本東京之帝國旅館、芝加哥之中道花園等、皆爲彼所設計者、

世界小事記

▲據英國博物學家調查所得、英屬各島中的蜘蛛、計有五百種之多、

▲法國凡是有屋子出租的人、倘不肯將屋子租與有兒女的人家、那家得向法庭控告、結果往往勝訴、屋主被判罰五百法郎以上的罰金、

▲英國各地無線電站的播音處、所有職員、全是英人、絕對不用外國人任職、

▲德國有一座最高的山、攀登很不容易、曾有人用飛機飛上去、降落在山頂五十碼外一片高原上、安然無恙、

▲英國與威爾士全部的學生、計有六十萬人都須戴眼鏡、他們除了近視外、大半患着其他的眼病、

▲英國牛津大學中畢業的女學生、計有一萬二千六百零七人、內中只有六百五十七人已嫁了人、

▲倫敦各公園中游客所拋棄的廢紙與果殼果皮、等物、由公園當局派人播除、統計夏季每月須四百金鎊、冬季每月爲九十金鎊、

▲法國某鎮中、有一條九磅重的大水鰻、梗住在自來水的總管中、致使鎮中斷水四日、

▲德國製有一種廉價的地毯、運銷國外、全用紙料造成、色彩很好、可是不能耐久、並且着了灰塵、不能敲拍、

香港新聞

苦力行幾械鬥

本港苦力行同德總工會、共有會員數千之衆、[illegible]一宗、幾至雙方演[illegible]調解有方、結果遂[illegible]將此事之始末情形[illegible]臣公司之輪船、一[illegible]、平日運載米石來[illegible]街由乾泰隆南北行代[illegible]俱由乾泰隆代向同[illegible]百人、前往起卸米[illegible]起卸價爲十八仙、[illegible]、距至最近該公司[illegible]宏記辦館代理、宏[illegible]會之苦力工作、蓋[illegible]對於起卸米石、工[illegible]種消息傳播後、該[illegible]心實不甘、以彼[illegible]動減低工價、而爲[illegible]使同德工會各工友[illegible]是決定屆時用武力以爲對付、距此事爲對方所悉、亦決定集合百餘人、到時以謀對抗、故昨晨六時、雙方糾合苦力二百餘人、在於干諾道西渣甸公司碼頭附近、均持竹槓作武器、以備毆鬥、距此事爲同德工會主席張榮所悉、深恐發生重大事端、弄出人命慘劇、乃極力調停、並向華民署報案、馬非邦辦據報、遂於晨早五時半、派出華探六人、偕同該工會主席張榮、馳赴彈壓、抵步後、果見雙方苦力麕集三百餘人、彼此戰陣以待、華民偵探乃上前向各人解釋、勸各人勿暴動、如有不能解決之事、可同往華民司署、自有辦法等語、雙方苦力亦深以爲然、遂決定於該日十時派代表前往謁見華民、至昨日十時、該多利臣公司方面、派出一西人爲代表、宏記辦館派一代表、同德工會派鍾炳記爲代表、無工會之苦力、同德派出發記苦力館之苦力頭爲代表、同德工會另派出正主席張榮、副主席袁陳爲調解人、同往面見華民科利士、雙方各將理由向科司陳述、同德工會之舊苦力、遂將苦力最近生活之困難、及每一噸米之起卸、僅得十八個仙士之微薄、而該宏記之新苦力、竟不顧念同行工人之苦衷、而以最低徵每噸十五六仙之工價起卸、將來必至全體苦力之工價、受其影響、且令該二百餘名舊苦力、失業無依等語、科司聞說、亦以爲然、至新苦力方面、則云[illegible]、迨新舊苦力輪流工作、如第一次米船到港、由新人起卸、第二次米船到港、則由舊人起卸、如此辦法、各得利益、該代表亦深以爲然、於是一場風波遂告平息、及後爲苦力方面、欲邀求科司准各苦力每一次所得之工金、由同德工會向多利臣公司領出、然後由同德工會支發、以免由各苦力館從中作弊、但科司對此事、則未置可否、須俟今日雙方苦力數人到署、詢問一切、乃能決定云、

日產業視察團抵港

▲該團一行十人：明日往省視察

日本產業視察團來港轉省視察消息、已誌前本報、前查該團經於今晨七時許、乘大阪商船鳳山丸號抵港、事前港中日僑及各界到碼頭前迎接者頗衆、當該團登岸後、旋下榻於灣仔松原酒店、即日拜訪駐港日領、聞日領今晚設筵歡宴該團、爲之洗塵、續聞該團定於明日由港晉省、考察廣州各種產業狀況、至本星期日考察完畢、由省返港候輪返台、該團團員多爲台灣各種產業般商、及當地政府重要職員云、

日戰艦今晨到港

海軍當局鳴炮歡迎

今晨九時許、本港海面忽然炮聲隆隆、居民紛到海邊察視、查有日本戰艦八雲號由日本抵港、本港海軍當局以該艦首次來港、故鳴炮以致歡迎、該艦亦鳴炮還禮、故一時炮聲隆隆不絕于耳云、（朋）

伍廷颺今天離港北上

新任桂省善後會辦伍廷颺、抵港將兩星期、對於桂省和平解決事、經極力進行、向粵省磋商、無奈最近李宗仁白崇禧方面對於解決桂局條件、略有異議、因是對於和平進行事件、未能辦妥、伍氏以桂局事現得黃督辦季寬留港主持、一其本人亦可卸責、故於今日搭龍田丸北上晉京、謁蔣介石、報告此次進行磋商議和事件及其變化之經過、伍氏決向國府[illegible]

各江輪船遇霧遲到

連日港外天色不佳、[illegible]致輪船之因而失事[illegible]發生、幸均無大碍[illegible]均遇霞霧、而致延[illegible]分誌如下、
△省港輪船、省港[illegible]者、有四輪、除播[illegible]十分鐘到港外、餘各輪、均因遇霧、[illegible]日夜船、遂遲至十[illegible]途仍間有霧、故六[illegible]山則於八時啓行來[illegible]時廿五分鐘到埗、[illegible]
△港江輪船、港江[illegible]

梁勝數罪俱發判徒刑三年

男子梁勝、又名梁[illegible]控于臬署以二種罪[illegible]、（一）違反出境命[illegible]判首罪及被告所犯[illegible]二四年曾犯偷竊罪[illegible]有物來歷不明罪[illegible]年二月犯行踪可疑[illegible]七月犯同樣罪、入[illegible]又犯同樣罪、入獄[illegible]月、因再犯罪亦入[illegible]宣佈將其遞解出境[illegible]利亞監房也、至一[illegible]監期已滿、乃於是[illegible]廣西輪上省、至前[illegible]潛回本港、又犯偷[illegible]衫一件之罪、問被[illegible]被告俯首無辭、遂[illegible]六月、乃繼判次罪[illegible]曾將之遞解出境、[illegible]府將其判入獄十月[illegible]後、又逃回、亦判[illegible]回、入獄一年、今[illegible]監二年半、兩罪同[illegible]年云（南）

婦人吞煙自殺

[illegible]

建造工人勇於私鬥

以菜刀木棒等爲武器

永安隆建造店、近在山頂道花園道附近承接建築一屋宇、工人數十名、日常均相安無事、今晨一部份工人不知因何事故、始則發生口角、繼而用武、結果數十名工人打作一團、有用菜刀者、有用木棒者、有用磚瓦木石者、打得落花流水、事爲當値該處附近之一百十八號警所聞、遂鳴笛召警、七百零一號六百九十號印警聞聲馳至、遂上前彈壓、同時拜電中環警署報告、當値幫辦據報立由加利幫辦率同廿四號英警等大隊警探乘車到場、惟抵步時、各工人已作鳥獸散、結果拘去譚恩、黃齊、練鏞、橋吳、蓉羅沛等五人、解回警署查究、查譚恩一名頭部被刀砍傷、惟非要害、又查大隊警探到步後、除拘去五人外、並獲菜刀木棍等物、乃當時工人用作武器者、將[illegible]辭職、查今午桂派中人之前往從行者頗多云、（平）

汕頭庄倒閉

大道西四十七號顏和興汕頭庄、于前星期六日、忽告倒閉、聞其原因係因炒糖及割滙水所虧、查該庄倒閉後、一般曾與該庄有來往者、均受損失、香港入口洋貨行營益商會、前夕召集緊急會議、函致華商總會、該函稱、逕啓者、現據鄙行友先施公司、鉅昌、新隆等三十餘家、函稱大道西四十七號顏和興汕頭庄東主顏竹階、顏品三等、忽于國曆三月[illegible]杳無踪跡、欠下我新隆、等三十餘家貨[illegible]有奇、查該顏和興[illegible]者、泰義和、明華、大昌、和德、裕發、南成、豐聯盛、義[illegible]新貨、取貨單據、俱[illegible]階、顏品三、既已潛[illegible]庄實已無人主持、[illegible]新隆等、三十餘家[illegible]泰等各號追收、以[illegible]出鄭君潤甫、李靄[illegible]、李流、盧成、爲[illegible]討取、請即致函華[illegible]商會、迅即傳集振源[illegible]所有託顏和興庄代辦[illegible]全數截回、統交與[illegible]本不勝切禱等語[illegible]等各號、雖非與先[illegible]等三十餘家直接交[illegible]無人主持、且取貨之[illegible]所欠貨項、亦應交與[illegible]先重受損失、准函前[illegible]希爲查照辦理、至[illegible]總會主席、暨司理先[illegible]、中華民國二十年[illegible]汕頭庄開設十數年[illegible]祇有夥伴數人、開[illegible]

△港梧輪船　港梧輪船、前晚由港開行八時開行往江門、[illegible]者、有大興、新寧等輪、均因遇霧在鶯哥咀停避、昨晨九時後啓行上梧云、

者、有安利、新南海、廣福祥、平樂、是晚駛至鶯哥咀遇霧、不能前進、停至昨晨九時啓碇、大約抵江門時、必在十一時後也、至於是晚由江門來港者、大利、粵安、永安各輪、亦至鶯哥咀遇霧、昨晨九時後纔、相繼來港、大利昨日下午二時到、永安三時許到、粵安四時到、各該輪均因到埗過遲、昨晚改於八時開行往江、

苦力打架被拘

[illegible]有苦力二人、在油蔴[illegible]不知如何、發生爭執[illegible]大打特打、結果互[illegible]恐弄出人命事件、乃[illegible]有二六十四號華差馳[illegible]而去云、（北）

警探搜查屋宇

[illegible]油蔴地警署華探多人[illegible]樓大搜查、搜約一點[illegible]有違禁品搜出、乃收[illegible]其原因、係有警探得[illegible]歹徒所致云、（兆）

燒爆竹被罰

[illegible]罰款十元[illegible]一案、謂其陽曆二月[illegible]在其住宅內鄰燒竹下[illegible]第二件、（二）擾人夜[illegible]

[illegible]（二）容易發生危險、被告認罪、官判首罪罰款五十元、次罪罰款一百云、（南）

定例局會議

本港定例局、定期本月十九號、禮拜四日下午兩點半鐘開會議、律政司將提出修改遞解及關於偷竊兩則例付一讀會、並續開財政會議、討論財委會上月報告、

儀仗店東被毆

昨夕八時半、荷理活道善慶街口、忽然發生救命之聲、旋見三男子向善慶街而面之証供、則有其事、蓋被告目擊司櫃交巨欵與東主、窺於賬房之窗、則似是店內人所爲、至製匙之人、亦証實曾奉被告之命配製者、又另一夥件目擊被告在廚持一匙而銼、且被告月薪祇得八元、實難積蓄得此鉅欵、因此遂以被告爲有罪、判入苦工監六月、至由被告身上搜獲之百二十八元、則交回原告云、

勒斃嬰孩

深水埗白楊街道旁水喉對開、約五碼之遙、於前日下午約一時許、發覺有一嬰屍、出世不久者、棄於道上、當時途人環立圍觀如堵、後有一警差第一百三十二號巡値經此、遂報知當地警署、轉電黑箱昇往殮房收殮、查當時該嬰屍無衫褲、頸部有一巾緊縛、全身發黑、以係由人焗斃者、至昨日由該殮房醫生葛特剖驗、得悉該屍確係爲人勒斃、其理由有下數點、（一）頸部有一巾束緊、該巾之結、係在頸後縛、結上復用黃色鞋帶一條綁住、一似猶恐該巾之結自動鬆懈者、（二）嬰屍之鼻部及口部、亦用巾一條縛住、此法不啻直使該孩焗斃、（三）孩之喉部、復有傷痕一處、此傷痕必經手巾勒過、然後呈露者云、

學校消息

荷李活道中華中學、近年皆有校友會之設、蓋所以使學生練習社會務服之精神、促成個性之中發展、本月十六日、爲校友會第三屆成立之期、是日下午開會、各部長行就職典禮、首由是屆主席黃文耀君宣佈開會理由、幷述籌備之經過、繼請教務主任黃燕清先生訓詞、後由各部長演說、各級代表則有黃錦洲君等發言、直至四時二十分宣告散會、又查該校是年來學者、比往年更爲踴躍、故該校友會會務亦因之而發展云、

竊案三件

男子鍾根、昨日在某輪竊去某西人大褸一件、被五〇九號華差拘獲、控之于史司堂、官判入監六星期、
男子蔡興、昨在軒士利道偷去鐵枝一綑、被差拘控於案、今晨由史司提審、被告認罪、官判入獄六星期云、
吳餚、前夜一時許在洛他士道某士敏士廠意圖行竊、被控于案、官判罰欵五十元、或入獄五星期作抵、（南）

竊匪入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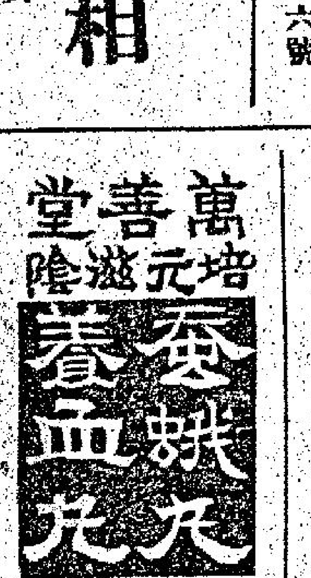
周明義今晨被告於威司、謂昨日在水街五號三樓偷去住客某甲衣物多件、被華探拘獲、官錄供畢、判被告入獄六星期云、（汝）

私帶舖票案

梁成、昨日十二點半鐘在于諾道中身懷九十一條舖票、被華探黎廣搜獲、拘回警署、今晨由威司物訊、判被告罰欵五十元、若無欵繳納、則入苦工監一月云、（汝）

破獲賭窟

昨晚七點半鐘華探李石得接線人報告、謂廢囉上街二十六號四樓開設賭局、乃帶差人馳往搜捕、結果拘去十人、返警署扣留、今晨威司提堂審訊、第一被告李生開設賭局罪、罰欵四十元、若無欵繳出、則入獄一月、第二第三等犯聚賭罪、每罰欵三元、在席上所拾獲之賭具及三元八毫半賭欵充公、（汝）





[illegible]口、牛九五一只、羊六六九二只、（四）猪一八四二三口、牛九八一隻、[illegible]

世界小事記

▲英國博物學家調查所得、英國各島中的蜘蛛、計有五百種之多、
▲法國凡是有屋子出租的人、倘不[illegible]

晚香

鄺子錫

落花

都市之人常多慾。夫慾又豈都市之人之天性哉。蓋聲色搖其心。紛華炫其目。於是始則爲詐僞奸欺之謀。繼而爲巧取豪奪之攫。至謀之攫之仍弗之獲也。侵掠殺害之事起矣。嗚呼。此都市所以爲長惡釀亂之淵藪也。世之惑者。儻恐人之不姦也。慾之不熾也。患之不滋也。禍之不鉅也。迺大集四方之民於都市。餌之以貨利而救之以爵賞而致之奔。此生民之禍所以無窮日也。古之聖人。知夫治亂之所由。嚴關市之征。必使人有田園之可樂。妻孥之可戀。厲淫巧之禁。使人不見可欲。於是農安於野。工安於肆。世其業而不他務。雍雍熙熙。道成於上。化成而下矣。吾友鄺君子錫。家臨賀。曾與余同學。親愛若兄弟。子錫文章才略比余茂。余乃出從政。子錫則躬耕於懷集藍洞之陽。依霞谷山爲廬。植橘柚桐梓櫻桃黃梅之屬數千本。養親讀書示與世相忘。余嘗時笑子錫迂。且勉以興亡之責。子錫則倨寄書鄉里。與子錫別。風蹄雨鬣。未嘗以子錫爲念。子錫勿之顧也。迨余去於千里外。言彼歲收橘柚數千枚。桐梓之油數千石。櫻桃黃梅之實。充積於倉廩。且春秋花時。灼爍芬郁滿山谷。兒女俱六七歲。兒曰文富。女曰文華。燈下能誦余幾時所爲紅棉書屋竹枝詞詩。清脆可聽。又愛余甚。每誦詩竟。奔投子錫懷。各執一手。呼覓叔叔去。廬前有池。子錫種魚數千尾。廬後有舍。子錫養雞數百頭。魚肥雞美。文富以柳條貫一魚。文華以紅繩縛一雞。要其母烹之羹之劑之餟之。牽子錫衣曰。請叔叔來。子錫撫其首云。噫。兒乎。汝叔叔隔此數千里外。胡得來。富兒華兒皆走呼子錫出視。問此是叔叔否。迨木衆間如豆。有行路者。偶從籬根過。富兒華兒謂其父誑。皆倚門泣。淚子錫往往爲之置酒。頃子錫從鄉間浮海至紅香爐。來訪余。使余作霞谷圖長卷。題詩百首於後。曰持歸俾二兒讀之。春宵奇寒。余坐煤爐邊。作手鐵箸。撥爐灰。聞子錫言。且聆且哭。噫。子錫固得所矣。茫茫大地。余將安歸乎。嗚呼。余又安往而不歸乎。余念故山叢桂。余念二兒。行將從吾子錫於北山之北。南山之南。日一吻二兒小臉以爲樂也。

潯陽與三國

田泉

走過長江的人，不曾忘記有個九江；讀過白香山的『琵琶行』的人，不曾忘記有個潯陽。記得九江也好，記得潯陽也好，反正是一個地方。

九江在三國時，名爲柴桑。我嫌柴桑過老，九江又太俗，倒是在詩詞裏慣見的潯陽這名稱，較爲差強人意，於是就借重了牠。這點上，也未始不能尋出中國人合拍着『中庸之道』的脾味來。

要在這所謂名稱上下功夫，可以洋洋乎格紙數張，但是那卻離題千里了。好在我一不是替名稱寫沿革，再不是爲名稱做考據，倒是開門見山，大家都不至在曲折上受苦。

潯陽雖僅是一塊彈丸的小地，但在目前卻佔有重要的位置：爲贛北惟一的名埠，又爲江西全省的咽喉，水陸交通，極爲便利。再說那風景蒼翠的廬山，爲潯陽也增添了不少的顏色，招至不少四方的遊客。但在三國時候，廬山是荒睡着的，把一部三國誌從頭翻到尾，也找不出當時的要人，要上那裏去議事；和當時有錢的人要上那裏去避暑的話來。再說名埠和咽喉，在那時是更無足重輕。是以潯陽在三國時的重要，是在另一意義上：第一，因爲是一個臨江的口子，下可以接東吳，上可以接荊州夏口諸要鎮。第二在潯陽的南湖，有個便於習練水軍的南湖，於是我們那位鼎鼎大名的水軍都督周瑜，便駐守在這裏。這並非是信口的無稽之談，有當日留下的幾種名勝和古蹟，依我們如今參考。且容我在下一一道來。

開卷要說的，就是周都督教練水軍的南湖。南湖在詩人和文士的口裏稱之爲甘棠湖，但在擔水的和洗衣婦的口裏就叫南門湖，因爲湖在南門外。如今南門是拆了，然而民間的南門湖之稱，依舊不改。湖分內外，有柳堤爲分界綫，堤西有古剎數座，堤東有思賢橋。裏湖的水用橋下流往外湖，抽了外湖的水開，水又可流到長江去。外湖的湖面，較裏湖開暢寬廣，所以周都督就取用了外湖。並在東北角上，建了一座指揮台，台似亭形，故名爲烟水亭。民間的傳言說：不論湖水怎樣汎濫，也淹不着這亭。原因不是周都督有神靈，却因爲亭中掛了一張劉海戲蟾的寶畫。端陽節於亭上游人最多的一天。滿湖都是游湖的競賽的龍舟來往如穿梭。記得我游亭的那日適逢是這個樣喧嘩的端陽，我自己很不客氣的以那立馬陣前的風度，高立在周都督的指揮台上，眼前的龍舟游船，如當日的龍舟鐵艦，一支一支在亭下飛過，不管是給我檢閱，儼若都督其人，自從那次下亭後，深羨做都督的顯耀，並立志要做個名實相符的都督，但在我北上的那年，經過威海，經過大沽，就不着很羨慕那烟水亭上的水軍都督了。

接着要說的，就是督府巷。在潯城的中心，巷裏有都督府，故得名，民國初年，都督府裏還居着鎮守使的官大人。基地佔得很大。從周都督而下，直至現在，都是換湯不換藥的修理着。從前敝人寒舍住在離都督府不遠，但年紀小，懾於衛士們的槍刀，不敢向都督府的大門正視一眼，至於都督府裏有甚麼更好的東西，我是不敢按圖索驥了。

由督府巷往南有小喬巷，小喬巷再南。爲大喬巷，我們着督府巷櫥比着小喬巷，小喬巷櫥比着大喬巷，就可尋到不少的趣味，至少這也證實了，這遺蹟的幾分眞，說到大喬小喬，可稱是當日的兩顆明星，那曹操早就不存好心，巴巴的在漳水之濱，築起兩座巍峨的銅雀台來，希圖『銅雀春深鎖二喬』。誰料二喬沒有被曹操鎖住，但他的八十三萬人馬，却付之一炬了。我自慶自己却不帶一兵一卒，踏過了小喬的住處，又上大喬的住處獻寶一遭，雖無與彼姝一晤之緣，但與你曹操一比，頗能用得上幾句大話！……忘形了，何苦同曹操吵起嘴來。

還有最後的一件，就是鎖江樓，在潯陽江的東岸。這處的江岸較窄，封鎖亦較爲易便，相傳這也是周都督在當時爲軍事上的一種設備。當長江上游輪船走過了湖口，快到九江的時候，你能在一個寶塔的近旁，看到一個形似古包的建築物，這就是我所說的鎖江樓。

話是已止於此了，但希望有機會到潯陽的人，不要徒以看見了幾條繁齊的大街，和幾家崇高的商店，就算看到了這地方的眞面目。

空侯樹劇評

永維新之『假鳳戲眞凰』（四）

佚聲

（甲）醒漢之反串旦角以靚榮爲對象者。其賣藝之場口有二。一在田宮之冊妃，一在陳廷之娶妹。冊妃之先，則有歌焉，舞焉，進酒焉。是表演舞女柳飀飀之身分也。有偶歌者，有獨歌者，若梵線雙簧，若儲歸調，若梆子中板；則與靚榮偶歌者也，若弋調小曲，若數白欖，若滾花；則醒漢獨歌者也，靚榮則報之以龍舟歌之嗚謳焉。娶妹之先，則有規焉，諷焉，發兵焉，奏梵線雙簧焉，小曲焉，滾花焉。而靚榮亦報之以同調之歌曲焉，則是表演儲君陳承祖之身分也。至是而『假鳳』之匡廬面目全露矣。字協宮商，聲流徵羽，歌工造詣，探與扶徽。醒漢固足與適道者。雖然，田宮之舞蹈，固歌姬之柳飀飀也。非儲君之陳承祖也。田王之寵愛，亦歌姬之柳飀飀也，非儲君之陳承祖也。是則醒漢之反串飀飀，在是場口，當屬旦角之子喉，瞭無疑義。洒多材多藝。醒漢其任是諸役，皆一以時尚競習之平喉周旋之。是蹈馬師曾孔雀屏之窠臼也，此一失也。靚少鳳之於『情顚』，白玉棠之於『宋王臺』，廖俠懷之於『草野王孫』，皆同犯之焉。薛覺先之反串旦角，則毋是其蠶絲自縛者也，蓋薛覺先能歌不中程之平子喉也，此薛覺先所以至今猶執粵伶之牛耳也。夫醒漢，在諸伶中比較能歌者也，歌工不遜覺先者也，醒漢而能歌子喉，其駕覺先而遠軼之，當旦晚間事也。然嫺習子喉，非挾泰山而超北海之類也，是爲長者折枝之類也，非不能也，而不爲也。嗟夫！醒漢，其勗乎哉！

劍庵隨筆（四）

黃崑崙

王家堡

玉幼於儀者一歲。儀則恰當瓜字破也。皆極美艷。倘得儀以爲配。君又何所不足以自雄者。張虎遽躍起。拊連長某肩背曰。微若言。吾眞不知人間尚有尤物。蓬頭垢面。卽辱飼鹵。乃鳩盤荼耳。吾安能與之共晨夕。若得王碧儀者。吾將盡斥去諸婦。以儀位中宮。大紳巨闔靡所處。諒悉彼劉七者。諷得吾美婦。思掠奪耳。連長某曰。是不足慮。七老荒淫無狀。無遠遐皆恨之。卽上峯亦聞其事。彼敢干與者。與之俱燼耳。英雄所爲。寧受人羈勒者。如劉七敢奪營長寵。某當誓死爲營長抗七。雖然。營長當何術以取之。張虎坐。蹲踞椅上。以肘支膝而手扶頭。瞑想有頃曰。吾必先以禮往。而不聽者。方以力取。婚嫁大典也。封而取於禮不當。吾雖無所用夫禮。惟恐以此傷彼女心。連長。君當知女子之心。至不可剜。剜之爲深刻之痕者。雖久久乃不能磨滅。吾不願以威力剜女子之心矣。連長笑曰。君昔何壯而今何怯也。吾聞菩薩能伏獅象。彼女得毋爲菩薩。使君得聞其名卽不敢逞耶。若是則大難。君不知王傑與豪者。負一邑時望。安肯以女耦武人。君雖欲煦煦。恐王氏知備。據堡以防君來。王氏丁壯衆而器械精。不易破也。事聞於上峯。將爲君梗矣。張虎曰。吾必爲之。吾意決矣。彼不余恤者。以兵戎相見耳。（未完）

一笑

玫玉

男—你眞的愛我嗎。

女—怎麼不是。記得那一回。你送給我一隻鑽戒的當兒。我怎樣和你熱烈的相擁着。狂戀着。

父—孩子。我不明白你會這樣態拙的。

子—或許是歷代相傳的劣根性罷。

師—二乘二便是四了。你却說等於零。誰人教你的。

生—那麼是先生自己錯罷。你曾說過四消五長的呢

官—你爲何公然犯法起來。偷了人家的東西。

賊—不。我并不犯法。因爲刑律上只有盜竊兩個字有罪。找不倒個偷字的。那麼我偷東西總算無事罷。

老農隨筆

掃詩興

老農

予幼時。見家中有鋤優逸誌一書。作者爲明末清初人。所識皆恢諧趣事。今各書坊都無此本。猶記有一事。最足以供談助。茲述於此。某生喜作詩。一日遊市上。見一門榜曰。專醫詩病。生因詣之。出前人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質之。其人曰。夫人必至絕處逢生。其喜乃極。首二句宜各加二字。爲三年久旱逢甘雨。流落他鄉遇故知。方見山窮水盡。柳暗花明之妙。第三句亦當加富貴二字。乃分別於貧家。蓋貧家新人未必佳麗。必富貴洞房花燭。方稱心滿意也。第四句尤不可。倘金榜題名而爲老年人。不久就木。有何益處。宜加二字曰。少年金榜掛名時。方爲得意也。生聆此解甚喜。歸經一巷。又見一門榜曰。專掃詩興。生又以此詩質之。其人曰。何人加此二字。可謂不通之尤者矣。夫久旱而至三年。雖逢甘雨。亦猶之決西江之水。不能救車中涸鮒。其蓋索飢民於枯魚之肆矣。當今世界。結交都以黃金。貧窮則父母不子。若流落而遇故知。其不呵叱之。則望望然去。如不相識。丁斯亂世。寇盜如毛。有貲財者。方將蓋藏不暇。今乃公然號於衆曰。富貴洞房花燭夜。是不啻示盜以劫拉之機。而自招其禍歟。遐者。滿人傾師南下。南都危在旦夕。猶在惑人。今日金榜題名而明日死。尚足爲泉下之榮。少年人方預備作新朝人物。若今日登科。而明日殉國。不誠大可惜乎。某生悵然。蓋明鼎革時。士子多相爭殉國。此篇必有所激而發。